

不解者,亦病矣”。如杏仁配伍晚蚕沙。方剂有补中益气汤、宣痹汤。②宣上法与畅下法结合:肺为华盖,肺主宣发、肃降;肺与大肠相表里,肺气不降,腑气亦不降,因此宣肺宣畅气机,才有利于大肠的传导。如杏仁配伍生大黄。方剂有宣白承气汤。

5 从正邪角度

扶正法与祛邪法结合:在治疗虚实夹杂的患者,驱邪时为了不伤人体正气,都需要配伍一定的扶正药物。扶正时为了不致出现邪气留恋,从而配伍少许驱邪之品。

章永红治疗癌症的三大法则

章 迅¹ 指导:章永红²

章永红是江苏省名中医、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肿瘤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江苏省中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,在运用中医药治疗各种癌症方面具有独特的丰富临床经验。现将我随师临证所学章师治疗癌症的三大法则初步整理如下。

1 调补脾胃是前提

章师认为在癌症的综合治疗中,调补脾胃、保护胃气是各种治疗的前提和基础。在进行抗癌治疗中,首先必须调补脾胃、保护胃气。其原因有二:一是因脾胃为后天之本,气血生化之源,与人体之正气强弱密切相关。脾胃健运则气血充盈,健康无病。二是因脾胃功能失调必然会导致疾病的发生,影响疾病的进程,也影响其他治疗的实施,所以当先调补脾胃。著名医家论述均提示我们在癌症治疗上首先要重视调补脾胃。这既是扶正的需要,也是顺利进行各种抗癌治疗的需要。

调补脾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,一是“调”,二是“补”。所谓“调”者,调理脾胃也,以理气为先、为基础。所谓“补”者,补益脾胃也,以补气为先、为基础。在理气时,注意酌情运用理气祛湿、理气清火、理气活血等治法;在补气时,注意酌情运用补气养阴、补气养血、补气补阳等治法。

调理脾胃常选用汉代张仲景《金匮要略》橘皮枳实生姜汤(橘皮、枳实、生姜),加砂仁、广木香。主要用于脘腹胀满、消化不良、食欲不振等脾胃气滞证候。补益脾胃常选用清代汪昂《医方集解》六君子汤(党参、白术、黄芪、山药、茯苓、甘草)加灵芝、黄精。主要用于饮食减少,食后脘腹胀满,大便溏泄或易溏,精神疲倦,四肢乏力,面色少华,脉细弱等脾胃虚弱证候。这是章师治疗脾胃虚弱证候的经验方,自取名为八君子汤,临床用之常获殊效。“调”与“补”两者结合,辨证论治,随证加减,自然疗效卓著。

在治疗癌症时,处处重视顾护脾胃之气,做到补益而不碍脾胃,祛邪而不伤脾胃,力求选用平和之品。章师常选用党参、山药、太子参、西洋参、黄精、炒白术、当归、白

如人参配石膏。方剂有人参白虎汤、人参败毒散。

总之,法与方之间既有区别,又有联系;方不能离开法,法也不能离开方;方离开法,就成了盲目的实践,法离开方,就变成了空洞的理论;总之,治法是组方的依据,方剂是治法的体现。方与法是辩证的统一,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,是互相依存、互相促进的关系。从而体现“药有个性之特长,方有合群之妙用”。

* 重庆市中医院(400021)

芍、石斛、玉竹、参三七、陈皮、绿梅花、佛手、香橡皮、砂仁、茯苓、薏苡仁、白扁豆、鸡内金、生麦芽等平和之品调补脾胃。

2 扶助正气是根本

章师认为,癌症是在人体正气亏虚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。先贤的这些论述说明,治疗癌症必先扶正的重要。扶助正气不外乎益气、养血、滋阴、温阳四个方面。

补气常选用宋代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黄芪六一汤(黄芪、甘草、大枣)加白术、党参、绞股蓝。主要用于面色萎黄少华、气短懒言、语声低微、头昏、神疲乏力、舌苔淡白、脉细弱等气虚证候。常用药物为黄芪、绞股蓝、西洋参、太子参、党参、白术、山药、甘草等。章师尤擅用黄芪、绞股蓝、西洋参,认为只要有气虚之象,均可配伍运用。黄芪可用10~100g,绞股蓝可用10~30g,西洋参一般用3~5g,每日晨起顿服。若兼腹胀者可配陈皮、香橡皮等;若兼血虚者可配阿胶、当归等;若兼阴虚者可配麦冬、石斛等;若兼痰湿者可配薏苡仁、苍术等;若兼湿热者可配蒲公英、大青叶等。

补血常选用金代刘完素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》地黄当归汤(熟地黄、当归)和金代李东垣《内外伤辨惑论》当归补血汤(黄芪、当归)加阿胶、白芍、何首乌。主要用于面色淡白无华、唇甲色淡、头晕目花、心悸、肌肤枯燥、舌淡红苔少、脉细等血虚证候。常用药物为黄芪、当归、熟地黄、阿胶、白芍、制何首乌、桑椹、鸡血藤等。章师尤擅用阿胶。阿胶补血作用较好,亦可增强患者体质。一般用法为阿胶珠10~20g煎服,或阿胶3~5g兑水蒸化后服用。如遇血黏度增高者,则用四物汤加鸡血藤、红花等治疗。如遇胃纳欠佳者,则用归芍六君子汤加减。

补阴常选用汉代张仲景《金匮要略》百合地黄汤(百合、生地黄)和明代张景岳《景岳全书》左归饮(熟地黄、山药、山茱萸、枸杞子、茯苓、炙甘草)加龟甲、鳖甲、黄精、石斛。主要用于面潮红、心烦不安、手足心热、口干、失眠、盗汗、腰膝酸软、舌质红少津、脉细数无力等阴虚证候。常用药物为百合、生地黄、熟地黄、山药、山茱萸、枸

杞子、龟甲、鳖甲、黄精、石斛、天冬、沙参、麦冬、天花粉等。章师尤擅用百合、石斛、黄精、龟甲、鳖甲。心烦不安多用百合；口干多用石斛；舌红、食少多用黄精；腰膝酸软、潮热多用龟甲、鳖甲。章师强调在运用补阴时，应特别注意顾护脾胃之气，常将养阴与调补脾胃结合治疗。

补阳常选用明代王三才《医便》龟鹿二仙胶（鹿角、龟甲、人参、枸杞子）加冬虫夏草、补骨脂、紫河车、肉苁蓉。主要用于面色苍白、精神疲惫、怕冷、手足不温、气息微弱、舌胖嫩淡白、苔白润、脉沉迟或细微等阳虚证候。常用药物鹿角胶、冬虫夏草（可用虫草菌丝代替）、补骨脂、紫河车、肉苁蓉、巴戟天、淫羊藿、菟丝子、沙苑子、杜仲等。章师对癌症补阳药的应用，喜用温润之品，较少用温燥之品，认为癌症正气虚亏较甚，温润之品较为适宜，适合长期使用，并应适当配以补气养血滋阴药，因阳虚必兼气虚，气虚多兼血虚，补阳应阴中求阳。

在扶助正气治疗癌症的过程中，应注意运用血肉有情之品。唐代医家孙思邈认为血肉有情之品补益功效突出。清代医家叶天士云：“血肉有情，栽培身内精血。”“草木药饵，总属无情，不能治精亏之急。”叶天士在《临证指南医案》中广泛应用血肉有情之品，取得显著的临床疗效。章师在癌症临床上常用的血肉有情之品有阿胶、紫河车、鹿角胶、龟甲胶、龟甲、鳖甲等，用之得当，常能获殊效。章师强调在运用血肉有情之品时，要特别注意顾护胃气，使之补而不伤脾胃。

3 软坚散结是关键

章师认为癌症的显著病理特点是在正虚的基础上形成的毒、痰、瘀的胶结互生，其中形成坚硬肿块是其关键的证候特征。软坚散结和扶助正气一样贯穿于癌症整个治疗的始终。

在中医扶正、解毒、攻毒、调气、化痰、化瘀等中药中，具有软坚散结作用的中药很多。如夏枯草、山慈菇、漏芦、桃仁、凌霄花、干漆、三棱、莪术、天南星、昆布、海藻、刺蒺藜、阿魏、苏子、魔芋、天葵子等为临床所常用，可根据证候辨证酌情选药施治。这些药物的共同特点是在具有软坚散结作用。

章师在运用软坚散结治疗方法中，特别喜用虫类药。久治不愈的疑难疾病，当以虫蚁搜剔，方能力起沉疴。因此，肿瘤临床上常多用虫类药，以其软坚消癥之功，消除癥积肿块。常用的虫类药有全蝎、蜈蚣、僵蚕、水蛭、守宫、干蟾皮、露蜂房、九香虫、地鳖虫、鳖甲、龟甲、穿山甲、山蛰虫、蟑螂、斑蝥、地龙、海龙、牡蛎、马陆、虻虫、鼠妇等。临床可根据证候辨证酌情选用，用之得当，常获殊效。在运用虫类药时，要特别注意顾护正气，使之攻而不伤正气。

1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肿瘤科（210028）

2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、江苏省中医院肿瘤科

传统医学对中风病康复治疗的认识

宇文亚* 谢雁鸣*

传统医学对中风病的康复治疗，几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并有其独到之处，特别是针灸、推拿技术普遍应用于临床，经临床验证，提高了有效率，降低了病死率和致残率，所以研究中风病的中医康复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1 唐宋以前立内虚邪中说，康复主张疏散外风

中风的康复治疗，可追溯到 2000 多年前的《黄帝内经》时代，《内经》虽未提出中风病名，但已提出“偏枯，身偏不用而痛……巨针取之，益其不足，损其有余”（《灵枢·热病》）的针刺康复疗法及马膏敷贴治疗面瘫（《灵枢·经筋》）的外治中风法。认为中风的发生与内因外邪、嗜食肥甘厚味有关，“虚邪偏客于身半，其入深，内居荣卫，荣卫稍衰，则真气去，邪气独留，发为偏枯”（《灵枢·刺节真邪》）。“仆击、偏枯，……甘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”（《素问·通评虚实论》）。可见《内经》对中风发病强调“内虚邪中”论。在这一阶段，也提出了中风病康复治疗用药，如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：云母“主身皮死肌，中风”；白薇“主暴中风”；泽兰主“中风余疾”；厚朴“主中

风”；乌头“主中风”。由上可见，秦汉之前中风康复治疗的用药仅仅是单验方的经验性记载，没有中医理论指导，对于中风的康复治疗可能是以针灸为主。

汉·张仲景在《金匱要略·中风历节》中专篇论中风，上承《内经》正虚邪中学说，明确指出“络脉空虚，贼邪不泻”是中风病发病的机理；“正气引邪”是偏瘫的机理。如“寸口脉浮而紧，紧则为寒，浮则为虚，寒虚相搏，邪在皮肤，浮者血虚，脉络空虚，贼邪不泻，或左或右，邪气反缓，正气即急，正气引邪，咽僻不遂”，根据邪中深浅将中风病分为中络、中经、中腑、中脏等证，如：“邪在于络，肌肤不仁；邪在于经，即重不胜；邪入于腑，舌即难言，口吐涎。”这一中络、中经、中腑、中脏的四分法对后世中风辨治影响深远，但遗憾的是仲景论中风将中风混于外风，治疗上执一疏散。

隋唐迄至宋代，医家论中风承袭《内经》、仲景“虚邪客身”说，如隋·巢元方提出“风偏枯者，由血气偏虚，则腠理开，受于风湿”（《诸病源候论》）；宋代严用和指出“营卫失度，腠理空疏，邪气乘虚而入，乃其感也，为半身